

中外名人傳

(二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五十七頁)

羅列 (一九〇九—一九七六)

陸軍總司令

副參謀總長執行官

三軍聯合大學校長

台灣機械公司董事長

羅列字冷梅，福建長汀人，一九〇七年

(清光緒卅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於長汀之羅坊鄉，父祖皆從事農業，均曾讀書識字，為耕讀世家，故對子弟教育十分重視。

幼時的羅列，天資聰穎，循規蹈矩，為一模範少年，父祖寄望甚殷，親自督教，五歲啟蒙，初習千字文，幼學瓊林等書，六歲入私塾，研讀四書五經、唐詩、古文辭等，奠下良好的國學基礎。九歲改入新式小學，十四歲畢業，考入長汀縣立舊制中學，一九二〇年，其父病逝，家貧幾乎輟學，乃就近轉入連城縣立舊制中學，校中教師多為當地宿儒，重視文史科目，羅列因已稍有基礎，乃自行於文史之外，致力於英文，數理化等

科，學識精進，每次考試，成績皆名列前茅

，加之品行端方，舉止溫恭，甚獲師長器重

一九二四年，羅列以第一名自中學畢業

，乃負笈廣州，考入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當

時南方革命風潮澎湃，羅列深受影響，決定

投筆從戎，習軍事報國，乃於一九二五年秋

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習步科，一年後畢

業，因成績優異，留校為第六期入伍生團少

尉排長。

軍校一年的革命教育，使羅列認清了人

生的方向，自認如同再次重生。留校任教不

久，適值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乃上書蔣總

司令自請調赴前線，初任二十二師六十六團

上尉連黨代表，接著調任連長，任帶兵官，

隨東路軍進入浙江、江蘇等地，參加蘭溪、

桐廬、龍潭諸戰役，尤其在龍潭一戰，對抗

孫傳芳主力，羅列率全連扼守要衝，抗禦強

敵，死傷枕藉，卻屹立不搖，達成任務。

一九二九年，調升第三十三旅少校營長

。次年一月，入中央軍校高級班受訓。九月

，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新兵訓練處中校

大隊長，適逢中原討逆戰役發生，奉命擔任

隴海線馬牧集守備，擊潰石友三部騎兵的突

襲。一九三一年三月，調任第四十九師中校

主任參謀。旋報考陸軍大學第十期，經預試

、初試及全國複試，以第一名考入。一九三

五年夏畢業，以優績又入該校兵學研究院第

二期深造，結業後，留任上校兵學教官，精

深的學術修養，極受推重。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調升陸軍第一軍

參謀長，晉階少將，軍長為胡宗南，兩人從

此結緣，一直密切合作。在胡宗南麾下，他

主持規劃了楊行、劉行、蘊藻濱、蘇州河、

無錫等地戰鬥，奇謀迭出，予敵重創，惟參

戰各軍久戰疲憊，犧牲尤大，奉令撤退時秩

序不佳，羅列隨宗南殿後，與士卒同甘苦，

撫慰傷患，每到一危險地帶，即大呼：「弟

兄們！不要慌！軍長走在你們後面。」故第

一軍秩序最佳，保持亦最完整。十二月中旬

，南京棄守，第一軍奉令由浦口調蚌埠佈防

，羅列審度敵情，判定其將在鎮江以西登陸

，阻擊我軍由南京向皖北撤退。他並在地圖上察知鎮江以西，有一祕道捷徑，可直趨滁州臨淮關淮河流域，如被敵寇利用，將妨害我大軍轉進，必須預為防範。乃建議胡宗南軍長，立命第七十八師防守浦口以北津浦線之白果山，掩護大軍側背安全。部署方定，日第三師團果已登陸鎮江西岸，由祕道直奔皖北，經第七十八師奮戰擊退，使我數萬大軍得以安全退守蚌埠。這是羅列在抗戰中立下的第一次大功。

一九三八年一月，羅列調任第十七兵團參謀長，轉戰安徽、河南等地。是年九月，武漢保衛戰展開，羅列於湖北羅山奇襲日寇側背，殲滅日寇第三及第十師團主力，迫使其倉皇撤退。次年九月，羅列調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二月，策劃豫東蘭封戰役，與統率裝甲戰鬥羣之第二師副師長邱清泉會商，實施裝步聯合作戰，親臨前敵，督導戰鬥，包圍日寇主力第十四師團於興隆集、羅王砦一帶，加以痛殲，敵酋土肥原僅以身免。三月，入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八月，調任第四十八師少將師長，該師官兵由第一、第八兩戰區各軍補充團，及河南、陝西兩省的部分地方團隊官兵撥補編成，素質不齊，他親自督訓，未久即成勁旅，由於他待人誠懇，官兵愛戴，暗中呼為「聖人」。一九四〇年，新疆伊寧事變，羅列奉令率師由天蘭古道馳援平亂，以輕型戰鬥裝備之師，對抗擁有俄援飛機、坦克及重砲之

叛變部隊，血戰數晝夜，卒獲勝利，平定叛亂。

一九四一年八月，調任中央軍校第八分校主任，在職三年有餘，培育基層幹部，完成軍官養成教育兩期，補習教育四期，畢業者四千餘人，用於充實當時中原地區抗戰各部隊重要基幹。一九四五年一月，調升第一軍軍長，晉階中將。時日寇寇窺襄樊，羅列以主力防守陝、豫河防，並督編師馳援西峽口，重創敵第一一六師團，阻敵於西荆公路之外，關中賴以安全。八月，抗戰勝利，日寇投降，第一軍改編為第一整編師，任師長。奉命率部由潼關渡河入山西，協同友軍收復被中共竊據之曲沃、臨汾、蒲縣等縣，掃蕩共軍，戰果輝煌。

一九四七年春天，國民政府決定收復延安，掃除共軍老巢，以五個整編師配合機械化部隊，編成左右兩個兵團向延安進軍，左線兵團由劉戡統領，右兵團由董釗統率，總司令為胡宗南，羅列的第一整編師屬右線兵團，由新莊、廟灣、觀亭地區向延安進攻。三月十五日，羅列率所部攻抵臨真鎮以南地區，共軍集結精銳，固守延安外圍，據險頑抗。羅列為求行動快捷，克服地形險阻，乃將所部以營連為單位，分別編組突擊隊，捨棄公路大道，越野迂迴，鑽隙急進，進行奇襲作戰，由側背進攻，十七日，攻克臨真鎮。十八日，攻佔金盆灣與三十里舖，擊潰共軍主力，截斷其退路，一舉襲佔延安城東之

寶塔山，共軍倉皇逃竄。十九日正午，羅列率部隊最先進入延安城，共軍的飯置於几上，猶有餘溫，毛澤東僅以身免。

收復延安後，羅列又奉令率部追剿殘共，進軍豫西，馳騁河洛，於兩年之內，踏遍陝北、豫西、山西等地，經歷大小戰役五十餘次，力挫共軍主力，立下殊勳。可惜後來國軍在瓦子街失利，羅列奉令率師退保關中，於蒲城、郃陽以北力阻共軍前進。此時，彭德懷傾全力進犯邠州、寶雞一帶，羅列星夜率部馳援，會合原駐甘肅的國軍，於武功、扶風等地，力挫彭德懷、賀龍、陳賡的共軍主力，造成隴東大捷。一九四八年秋，羅列調升整編第一軍軍長，於大荔、蒲城、澄縣之間，又擊潰彭德懷、賀龍及王震的部隊，穩定關中局勢，直到戰局全盤逆轉，共軍始終未敢再越雷池。

一九四九年春天，羅列調任西安綏靖公署參謀長，襄助胡宗南，不久，升任副主任，仍兼參謀長，籌謀策劃，再次擊潰共軍於秦嶺北麓。同年冬，共軍自湖南、湖北、雲南等地大舉進犯四川，成都、重慶危急，西安綏靖公署撤銷，所部奉令越秦嶺馳援。行軍途中，胡宗南奉調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長官職務，準備進駐西昌。而羅列已無職守，奉召到臺北晉見蔣總裁後，又回西康，以身許國，於三十九年初抵西昌，受命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輔助宗南收容退入西康殘部及整編民間武

力，然而所得不足萬人，又都是飢疲病弱，編整需時，而且當地漢彝雜處，舉凡地理、民情與政治環境都很特殊，羅列明知事不可為，但仍殫精竭慮，悉力以赴，歷時三月，部屬方定。而共軍以劉伯承、陳賡兩部主力，十餘萬，自川康滇黔分途進犯，國軍奮戰兼旬，傷亡慘重，敵遂合圍西昌。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奉令撤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部隊交由高級將領統率，飛臺待命。胡宗南初意交由兵團司令胡長青接替，但長青須三天後始可到，而西昌已危如累卵，時不及待，遂欲與西昌共存亡。羅列以胡宗南為國家長城，威望久孚於軍民，應忍辱負重以圖匡復，遂願以己身接任。

二十六日晚，羅列送別宗南等飛離西昌，即率三百餘人出西昌北門，擬往瀘沽，欲藉反共救國軍第一縱隊司令鄧德亮之助，與昭覺之劉孟廉部會合，再東趨川南的雷馬屏峨，建立游擊基地。

不料，甫出北門，共軍前鋒已進抵西昌城南的缸窰山、馬道子及小廟機場附近，與羅部相距僅數華里，羅部只好銜枚疾走，於廿七日午後抵瀘沽，正欲與鄧德亮商議進取，不料鄧部的鄧明鴻營在距瀘沽三十里之後山叛變附敵，瀘沽危急，羅列率部隨鄧德亮司令東走，赴鄧德亮的故鄉甘相營。為征購軍糧，並商假道向東前往昭覺，派當地彝族鄉長主辦此事，不幸被共謀狙殺，彝人誤為國軍殺人，羣起騷動，後來雖真相大白，而

籌糧及聯彝假道等事因而延誤。共軍此時已擊潰康北的胡長青軍，進軍至甘相營附近，羅列率所部數百人徹夜與敵軍激戰。二十九日，南移至祭妖溝，共軍、叛眾、叛彝集來犯，苦戰三晝夜，官兵饑疲，死亡枕藉，彈藥亦消耗殆盡，遂決定突圍，集合所餘官兵，僅得二百餘人。最初，力窮勢蹙，共軍遣使勸降，被當眾擊斃之，官兵感動，奮起力戰。到了四月一日拂曉，羅列環顧左右，僅三十餘人，知必難倖免，乃將所佩符號、軍人手牒與地圖掘土埋藏，乘間留書遺敵，然後舉槍自戕，為左右所奪，擁扶突圍。敵得其遺書，又據在場作戰負傷被俘戰士判斷加以證實，乃發佈羅列已戰死之訊，國民政府亦據以明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入祀忠烈祠。

羅列自殺未遂，被部屬擁離戰場，向西疾走，中途又被叛變的彝人夾擊，彈石齊下，部屬昏死，羅列也身受重傷昏厥，彝人以其已死，剝去衣服把他丟置山溝中昏睡至午夜甦醒，爬到一間空屋內，內有溫泉，得以取暖，拾枯草遮住下體，疾走到冕山鄉一個煙窟裡，主人姓王係冕寧縣國民兵團副團長王紹周之侄，念羅列同為漢人，允暫收留，修養十餘日，創傷平復，仍欲聯絡舊部，繼續從事敵後活動。而共軍因未得其遺骸，懸賞緝拿，宣佈獻其身者，賞銀百兩，生逮者賞千兩。羅列知冕山不可久留，乃由王君介紹，羅列得以參雜在商販難民中，於四月十

一日經越嶲向北行，途中先後遇西南長官公署政工處長李猶龍、四川仁壽縣國大代表兼四川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反共救國軍第四縱隊司令伍韜及西昌西南長官公署新編第三師師長李玉光。當時伍韜在川北綿竹、江油、茂縣、井研、仁壽一帶，尚有人槍五千；李玉光在其家鄉洪雅縣的吳莊有人槍七百，皆願受羅列節制，遂結伴同行，沿途並陸續收容舊部八十餘人。五月中旬甫抵吳莊，次晨，即遭由洪雅前來之共軍一營襲擊，所集部從又告瓦解，羅列冒死突圍，匿後山竹林內獲免，伍韜亦倖得逃脫，惟李玉光及李猶龍被俘遇害。

經此大變，羅列星夜北走，中途又和伍韜重逢，乃改名換姓，由伍韜掩護，匿居於井研、仁壽邊境內伍的親戚所設鹽廠中，從事療養，並由伍韜聯絡部屬，展開活動。七月，羅列聞悉伍韜尚有人槍兩團在江油、茂縣間從事游擊作戰，松潘也有反共自衛軍總隊司令周迅予部人槍二千餘繼續活動，羅列為確取聯絡，偕伍韜潛赴成都。不料伍韜所屬一團叛變投共，另一團退走，兩人計畫未能執行。乃欲先往松潘，與周迅予部聯絡協調，掌握運用，伍韜則以痔疾甚劇，未能同往，詎料到崇寧縣城，為共軍截留，迭遭刑訊，經兩晝夜，始由伍韜具保獲釋。回成都後，仍偽裝商販，與伍韜設法招回投共團隊來歸。未料事洩，伍韜被捕，慘遭毒刑，不屈，十一月下旬於成都北門外昭覺寺慷慨就

中義。

伍韜被捕時，自知不免，示意伍妻協助羅列迅離成都，當時有附其將領郭汝瑰舊部劉展緒，不齒郭某所為，潛居成都，有一天突然相遇，乃結伴而行。不意劉展緒又於十一月間被捕，解回原籍公審遇害，臨難前囑其妻協助羅列逃走。劉展緒之妻贈人民幣一百萬元，伍韜之妻亦傾囊資助，含淚勸其逃去，並請為國為夫君復仇。

至此，羅列已全無奧援，乃於十二月底冒險東下重慶，為籌劃旅途諸事，延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始乘木船離川。抵達宜昌時，又以攜藏佛經，敵敵特疑竇，險遭不測。三月十六日抵長沙，次日乘火車至廣州，輾轉設法取得出境證，於二十四日抵澳門，二十七日抵香港，四月十五日返抵臺灣。

羅列抵臺後，由蔣中正總統召見嘉勉，旋任國防部中將參議，六月，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三期受訓與毛羸初、何宜武、易勁秋、黃啟瑞、陳樹曦、王成聖、呂德超等為同期同學。八月，又受訓於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

一九五二年，調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翌年，改任第一廳廳長，並入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班第二期受訓。又一年，升任參謀次長，申述對大陳守備意見，主張適時撤退，增強臺、澎基地安全。一九五四年，升任副參謀總長，四月間應邀赴美參觀訪問，順道遊歷日、菲。翌年夏，入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

學特二期受訓。回國後，調任陸軍第一軍團司令。不久，回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一九五九年七月，調任陸軍總司令，晉任二級上將。以「真誠樸實、主動積極、負責守法、親愛團結」四句倡導全軍風氣，而以「團結軍心、宏揚士氣、增強戰力、完成戰備」為努力目標，於陸軍現代化的講求，軍事學校教育設施之改進，後勤業務與設施之革新，部隊各項專精訓練之加強，朝夕督導，不遺餘力。一九六一年一月，應邀赴美參觀訪問

八月，調任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奉派參加約旦國慶典禮，並赴黎巴嫩、伊朗兩國考察。一九六三年，入國防研究院第五期受訓，與李國鼎、徐鼎、郭驥、鍾皎光、馬繼援、王志鵠等為同期同學。訪問泰、菲、星、馬等邦。再調任三軍聯合大學校長，於教育計畫及戰術想定，極為認真，並鼓勵辯論檢討。嘗曰：「討論問題，重在暢言，是固甚佳，非亦無妨，要在知是非，始有進步。」一九六五年七月，回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次年七月，再任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九七〇年七月，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不久，自請退為備役，奉聘為國策顧問。一九七二年二月，受任中國礮業公司董事長。一九七三年，轉任臺灣機械公司董事長，致力於國家工業建設。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以胰臟癌症逝世，年七十歲。（王培堯撰）

李雄（一九〇五—一九七八）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浙江省政府社會處長

台大、政大、東吳大學教授

李雄號俠廬，浙江縉雲縣人，祖籍福建邵武，是宋朝名相李忠定（綱）的後人。父親李子祥為一方秀士，創辦芳山小學，自任校長，作育青年，很有聲譽。

李雄生於民國前七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讀書穎悟過人。小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後來因為響應「五四運動」，領導學生運動，學校當局不喜歡他從事學運，於是轉學到第七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師範附屬小學任教，教績優良。

一九二六年春，國民革命軍進入浙江，李雄參加統一建國運動，年僅二十一歲就出任中國國民黨金華臨時縣黨部委員，並兼宣傳部長。後來辭去教職，隨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杭州轉往上海，參加安內攘外建設工作，被派為國民黨杭縣黨務指導委員兼宣傳部長。一九二九年夏，進入中國公學大學部肄業，又領導學運，與共黨職業學生鬥爭，致學業中斷。後奉教育部分令，轉學到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一九三三年六月畢業，同時期畢業的知名人士有袁其炯、余紀忠、郭驥、田蘊蘭、季樹農、馬國榮、徐新民、謝孝思等。在求學期間，適逢「九一八」事變發

生，世局激盪，後又淞滬抗日戰起，李氏讀書不忘救國，南下淞滬，北走汴洛，奔走國事。

中大畢業後，到中央軍官學校任教，曾前往南昌，服務中國文化學會，回到南京再任教職。一九三五年初夏，應陳雄夫的邀請到福建任福建省黨部秘書。一九三六年四月，調任組織科長，七月調升書記長，辦事認真盡力，歷時八年。對於福建省黨政民衆服務的興革，對日抗戰時期青年的訓練，貢獻甚多。

一九四三年春，奉調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第一期受訓。結束後回福建，在秋季召開的福建省黨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中，以高票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被國民黨中央指定為主任委員，他力辭未獲准許，特搭飛機重慶謁蔣介石總裁面辭，又未獲准。一直延展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陳雄夫舉行任職十週年紀念盛典後，才就任新職。這是他對出處進退之間，恭謹謙慎的表現，由是影響所及，國民黨各級黨工同志，莫不翕然從風，全力為民服務，以起事功。

李雄喜愛提攜後進，培植新秀。對於省黨部中，科長級幹部及各縣市黨部的書記長，多能獨具慧眼，選用剛從大學畢業的優秀青年擔任。凡受知於他的，多能精於擊刺，或篤於力行，冒險犯難，勇於任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本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九月福建省黨部從永安遷回福州，李

雄主任委員膺中樞頒授勝利勳章。一九四六年李氏手建的福建省黨部新廈落成，首次奠定了黨產的基礎。大家一致認為這一座大廈可貴的地方，不僅建築宏偉，美侖美奐，實在是植基於仁義道德，以正義為藩籬，以真理為屏障，成為國民黨志士精誠團結，合作無間的表徵。因此國民政府召集制憲國民大會，遴選李雄為代表，參加制憲大會。

一九四七年四月，福建省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李雄又以高票當選為執行委員，並被選為主任委員。但他以為在福建已有十二年之久，黨務基礎已奠，中央考績又列為全國第一，心裡感到很安慰，長久以來就想回浙江為家鄉服務，於是辭去主任委員職務，中央方面雖然來電制止，他仍不改初衷。消息傳出，福建省國民黨員全黨同志，都受震動，有人痛哭失聲，這表示他深得人心。

五月離福建到南京，立即被遴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八月又兼任監察院專門委員。一九四八年三月，當選為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在南京出席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一任總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回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社會處長。原本切實推行社會福利政策，以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不料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南渡長江，國軍戰局逆轉，於是渡海來到台灣。十月在台北任台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教授兼訓導主任。因食螃蟹為寄生

蟲所乘，病肺咯血移台中休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任監察院參事。一九五二年四月，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七期受訓。結束後受聘留院任輔導委員，奉命整編蔣介石總裁言論選輯，完成了五大冊。當楊亮功出任考試院職位分類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時，被選擔任主任秘書，歷時兩年。一九五八年五月，出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因體力衰弱申請退休。

李雄喜歡結交意氣肝膽人士，每和志士談天下大事，豪氣干雲，語驚四座。能文能詩，數十年來曾擔任教育、政工、文化、黨務、行政、司法等多種工作，都以興邦建國為主要目標。

李雄夫人顧慎女士，系出名門，育有三子二女，都學業有成，服務社會。受人愛重。一九七七年八月他們的次女李福慧，表示孝心，迎養赴美歡聚，一九七八年春返台，不久感到食道不適，經數月診治無效，到八月二十七日因內出血導致心肺衰竭逝世，享壽七十四歲。（汪清澄撰）

陳定閔（一九二一—一九九二）

中央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重慶社會大學副校長兼社會學系主任
陳定閔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江蘇揚州，從

小受到父親醫學史專家陳幫賢教授的影響，對史學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一九三一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深受系主任孫本文教授的加意栽培，奠定他日後鑽研中國社會思想史及中國人口學的堅實基礎。他的畢業論文便是「中國人口思想史」。

一九三五年畢業後，先任教於江蘇醫政學院。一九四一年到了四川北碚，任復旦大學副教授。一九四二年回到內遷重慶的中央大學社會系任教授，繼續跟隨孫本文教授開拓年輕的中國社會學，迄於學校遷返南京之後的一九四九年。先後在《東方雜誌》及《新中華》等刊物上，發表了許多社會學專著。

一九四九年以後再度到重慶，任四川鄉村建設學院及川東教育學院教授。一九五六年調至重慶師範學院歷史學系，一直擔任繁重的教學和科研任務，迄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病逝於重慶西南醫院，年八十一歲。

陳氏在重慶師範學院三十六年間，一度兼任重慶社會大學副校長及社會學系主任。一九八一年重建社會學後，三度北上擔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教授。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們的協助下，陳氏重新蒐集有關資料，終於完成了他的精心力作「中國社會思想史」，了卻他幾十年的宿願。他的另一鉅著「孫本文研究」也在逝世前帶病趕寫完成。他逝世後學生們還發現有其未發表的書稿「社會學思想一百五十

年」。

陳氏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有無窮的智慧，當他的專業智識達到成熟境界時，不幸與世長辭，實乃中國社會學界的重大損失。

陳氏求知慾極強，是有名的「書迷」。一有空暇，便逛書店。一有餘錢，便買書籍。在他的書房內，兩個特大書架裝滿了書，裝不了的，便有秩序地一疊一疊的堆放在地板上。

他對文學也很喜好，書架上放有「魯迅全集」及郭沫若的「女神」。共計藏書一萬餘冊（其中期刊約三千冊），家屬已遵照他的遺囑，捐贈給重慶師範學院圖書館，讓後生們繼承他好學精神，為人類創造更多的精神財富。

陳氏為人豪邁直爽，笑口常開，誨人不倦，學生們都喜歡接近他。他身材魁偉，精力充沛，講課聲如洪鐘，滔滔不絕，言語生動，又善於啟發，吸引學生們聚精會神聽課；每聽一課，都印象深刻，獲益匪淺。（萬國雄撰）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

戰後領導日本復興

戰後日本復興的功臣吉田茂在日本近代史上，地位無人能比。他領導日本，在戰後屈辱之中，自廢墟中重建日本，他外恃強權

（盟國佔領軍），忍辱負重。內撫民心，重拾民族自信與自尊，埋首改善民生，發展經濟，奠定經濟發展的基礎。日本能在短短的數十年，登上經濟大國的地位，並舉步向政治大國邁進，吉田茂奠基之功，無人能比。在他以後的政治人物全以他的理念治國，建立了數代沒有吉田茂的吉田政權。因而吉田茂辭世後所享的榮譽，類似近代日本的「國父」。

基本上，吉田以日本為第一，但他是堅決的反共者，所以與中華民國關係深厚，與蔣總統私交彌篤。他曾說：「日本對中華民國必須進行善鄰外交，日本不和中華民國攜手，就不能對抗共產主義，也就沒有日本的存在。」

吉田茂生前曾兩次訪華，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以首相身分作官式訪問兩天。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七日，以八四高齡的在野之身為中日邦交奔走，當時中日兩國因日本展開對中共貿易及周鴻慶重返大陸事件，鬧得極不愉快，幾乎斷交。吉田茂為此特來華訪問了四天，和蔣中正總統多次懇談，而產生了國際聞名的「吉田書簡」，其精義有二：一、政治上，中日兩國必須充分合作，保持友好關係。二、經濟上，日本政府決不鼓勵「在完全私人和商業基礎上」推進對中共貿易；同時也保證日本進出口銀行（日本政府銀行）的資金，決不用以補助對中共輸出工廠。

吉田書簡發表後，在日本引起很大的爭議，但在當時日商熱衷大陸市場，利慾薰心的情況下，「吉田書簡」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其父反戰被捕入獄

吉田茂生於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九月，排行第五，其父竹內綱為明治初期自由民權的急先鋒，一八七七年西南戰爭時在大阪舉兵反抗政府，曾被捕下獄。後來，被判放逐，幼小的吉田茂由其父的摯友吉田健三收養，遂成為吉田養子，接受養母的「士子教育」，其養母出身書香世家，氣質高貴，有知識上的矜持，吉田茂受她的影響甚深，所以後來有人指吉田茂性格傲慢，就是母教所遺。

任外交官派到天津

一九〇六年（明治卅九年）吉田茂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遂即考取外交官，進入外交部服務。當時其生父竹內綱猶在，贈他一柄名刀，告誡他做官要能不受賄賂誘惑，如遇此類誘惑可以此刀斬之。

進入外交部的吉田茂，首派中國天津服務，不久改派奉天，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為其生父好友，特寫了一封信交他帶往面交，由於他不願沾家族之光，此信一直未交，直到調離奉天始交出，遭到總領事一頓訓斥。

一九一二年，吉田茂升任安東領事，當

時朝鮮總督為寺內大將，和他在奉天有一面之緣，對他十分照顧。派為總督府秘書。不久，寺內回東京任總理大臣，調吉田茂作總理大臣秘書，遭他婉拒，寺內不悅，責其自大，要把他外放美國，不過沒有實現，改任外交部文書課長。又因與外務次官幣原喜重郎不協調，降調為中國濟南領事。後來又轉調駐英大使館一等秘書，兩年後，再調回中國，任天津總領事。

有一天從日本國內來了位國會議員，遇到早晨正要上班的吉田茂，站在門口說：「要見總領事。」吉田答：「總領事不在。」該議員不相信，再度發問：「真的麼？」吉田答：「總領事本人說他不在，那還有錯麼！」因此，吉田茂在東京方面的批評，一落千丈。

一九二五年吉田改調駐奉天，這時奉天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天下，同時也是日本關東軍作威作福的時候，吉田茂到任不久，正逢奉軍遠征華北失敗，心腹大將郭松齡倒戈，國民政府派駐東北的代表齊世英避難日本瀋陽領事館新民分館，逃避張作霖的追捕，吉田茂因此和齊世英結識，並成了好友。

一九二八年春天，吉田茂調回東京，外放為駐瑞典大使，由其好友當時外務次官森格建議，拜謁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大將，談話時，田中對他的外交獻言似乎無動於衷，不料次日又奉召前往，突被派為外務次官，當時田中自兼外相，剛愎自用，獨對吉田信任

有加，遇有裁決時須在文件上蓋章時，田中必問吉田「可以蓋嗎？」吉田茂答「可以」，即毫不猶豫的蓋章。

翌年七月，田中義一內閣總辭，濱口內閣成立，外相為幣原喜重郎，幣原忙於結交軍人和上司，部務多由他這位次長裁決，儼然是一位擁有實權的外相。

反對加入軸心同盟

一九三〇年，吉田茂調任駐義大利大使，兩年後，奉派為羅加諾對德賠償會議代表。同年底奉調回日，受命為外交監察使，巡回歐美半年。由於他平日言論，有反戰傾向，受到軍方及右翼嫉恨，當他自歐返國時，突有一暴徒向他遞交一份「斬奸狀」，雖未傷害他，但使他飽受虛驚。以後他到朝鮮及我國東北旅行，都有警察隨身保護。

一九三六年初，吉田奉派為駐英大使，抵英時，德、義兩個開始接近，十月，德義軸心成立，日本有意加入，吉田在英大聲疾呼反對加入軸心同盟，但未發生效果，日本還是加入了。一九三七年日德義簽訂共同防禦協定。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開始發動侵略，德奧合併，進而要求捷克兼併「蘇台德」區，歐洲頻臨戰爭邊緣，戰爭準備不足的英國，惶惶不安，首相張伯倫甚而飛往柏林，與希特勒簽訂「慕尼黑協定」，博得妥協主義的讚評。

從慕尼黑回來的張伯倫，在英國國會演講時，吉田茂曾經前去旁聽，英國國會議員均流淚歡送這位為希特勒威嚇所屈之張伯倫首相，此後英國呈現一時的小康局面。吉田茂在當天晚上，即電日本外交部就日本外交政策有所報告，惟他的建言，似乎無人肯聽。

是年年底，吉田茂離英返國，返國後無所事事，不久日本即掀起太平洋戰爭。

戰時的吉田茂經常為憲兵所注視，戰爭漸漸陷於不利，日本國內結束戰爭之議，隨之而起。這時軍部斷定吉田茂是和平主義者，某日，突然把他帶到憲兵隊，其後又把他關進監獄，經四十多天的拘留後，因為缺乏明確的起訴證據，終於把他釋放。

緒方竹虎荐為外相

二次大戰後，東久邇內閣的官方長官緒方竹虎推介他出任外相。不久，幣原上台，他仍留任外相，由於戰後不久，百廢待舉，問題重重，外務部所擬預算龐大，使他和幣原發生爭執，吉田求去，最後幣原屈服，如數通過預算，吉田才重回崗位。

一九四五年他受命出任總理大臣，立即提出三個條件：①不為政黨籌集資金。②閣僚人事完全操之於我，而不許他人干預。③如對總理大臣職務發生厭倦，隨時都可辭退。可見吉田是一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治人物。

一九四七年五月，吉田一度辭職，翌年一月，再度被推為總理大臣，組織第二次內閣。直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為止，吉田一共五度組閣。

兩任首相肆應有方

在一片荒亂之中，吉田茂重建日本，並培植後進，岸信介、佐藤榮作都是他栽培的領袖人物。吉田對佔領日本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推崇備致，認為他對日本有四項恩德：①救了日本戰爭剛結束時的食糧不足危機。②阻止了日本的分割佔領。③支持吉田茂反對來自美國之再軍備要求。④接回海外數百萬日胞。

吉田茂在八年多的總理大臣任內，性格展露無遺，他曾說過去的内閣是「混蛋解散」，「用玻璃杯向胡亂報導的記者潑水。」他說：「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作總理大臣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最初的一兩年完全是糊裏糊塗的度過，真正能感到總理大臣的責任，開始入門，最少也需要一、二年的時間，因此，我說不論誰當總理，對其施政，吹毛求疵，或拆臺的事，都不應該去作。政治家也好，關心的國民也好，都要拿出一段時間來慢慢地去考查。日本人性急，須知欲速則不達，這樣不能成爲大國。」

一九五四年，吉田茂辭去總理大臣職務，使他備感輕鬆自在。一九五九年底他赴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旅行。翌年，以日本國民

的身分訪美，出席美國百年修好紀念，事後順道訪歐。一九六一年夏接受巴西邀請往訪，一九六四年訪台，同年五月又赴美，出席麥克阿瑟葬禮。

吉田茂生前說：「我從來就不以旅行爲苦，長時間之國外旅行，對我的健康並無不良影響，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紛紛的開始變化，此時最感需要的是人與人間增進相互理解，各國人們親密接觸，增進理解，才是解決橫在吾人面前種種困難問題的關鍵。」（劉先軍撰）

董劍（一九〇二—一九七七）

陝西省政府主席
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
國軍第一軍中將軍長，卅八集團軍總司令

董劍字介生，清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出生於陝西長安，父親是清朝武舉，他高中畢業後遂參加于右任領導之靖國軍，民國十三年由于氏引薦南下廣州入黃埔軍校一期，翌年畢業隨校軍參加何應欽領導之東征，棉湖、惠州諸役均能奮不顧身，終獲全勝。民國十五年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歷任排連營長並迭立戰功，民國廿年任國軍廿八師參謀長，民國廿三年續功升任師長參加初期剿共諸役，戰果輝煌。民國廿五年率廿八師駐節河南靈寶，同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

率部馳援並搶先攻佔陝西潼關、華陰等縣，為南京國府討逆取得軍事優勢，隨後西安事變得以平定，蔣委員長安返南京，廿八師厥功至偉。

民國廿六年對日抗戰伊始，董劍擔任西安警備司令年餘，民國廿七年率領廿八師參加台兒莊會戰痛殲日寇板原師團，山田聯隊於台兒莊東南，邳縣西之宦家樓，戰功卓著。隨後又參加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積功升任第十六軍軍長，駐節陝西黃河沿岸縣市防止日寇西進。民國卅一年升任第卅四集團軍副司令，翌年調任晉陝綏邊區副司令，此期中曾先後蒙中樞調入中央訓練團，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肄業，民國卅四年春升任第卅八集團軍總司令，翌年該軍團整編為第一軍，下轄第一、第卅八及第九十叁個整編師，民國卅五年五月奉命渡黃河入晉與共軍陳賡部隊激戰，收復山西南部各縣市並打通同蒲鐵路。

民國卅六年三月奉命擔任右翼兵團指揮官；率第一軍攻擊赤都延安，三月十九日攻克共黨盤踞十九載之根據地，毛澤東倉皇逃離，事件震驚中外，可惜國軍戰略方針失策並洩密，未能再接再厲，克敵致勝。民國卅七年五月奉調第十八綏靖區司令官，同年七月脫離軍職，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時西北局勢日趨不利，受命於危難之際，原欲有所作為，惜大勢已去，民國卅八年十二月經成都隨政府赴台灣，嗣任行政院光復大陸設計

委員名義，深有老驥伏櫪，壯志未遂之憾，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卅日因心臟病逝世。（同慧生撰）

吳俊才（一九二一—一九九六）

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吳俊才，號叔心，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誕生於湖南省益陽縣澧水鎮，十歲隨家遷住鄰縣沅江。父親吳聿修為經史名儒，亦為牧師，獻身基督，造福桑梓。母親曹氏，系出名門，夙著賢聲，兼嫻醫理，常為鄉里義診，普獲鄉黨敬重。

吳氏生而穎慧，出生時即受洗，一生虔信基督。耆齡受教於太夫人，稍長入志成小學，寒暑假則從父親聿修習國學；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考入益陽信義中學，該校為瑞典教會所辦，校譽極隆，吳氏浸育於斯，德、智、群諸業，均超邁同儕，為學生領袖。

民國三十年夏，吳氏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入新聞專修科肄業，以在校成績優異，受知於馬星野教授；畢業時以第一名分發中央宣傳部任職，後奉派參與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參政會之新聞採訪，以報導翔實、深入，甚受羅家倫之賞識。此際適值抗戰最艱苦階段，吳氏毅然響應蔣中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投筆從軍，奉派四川璧山青

年軍二〇一師服務，因其所長，從事軍中政訓任務，頗著辛勞。

民國三十六年，中國與印度建交，羅家倫出任大使，邀吳氏以中央日報特派員名義隨同赴印，公餘入德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精研印度史，獲碩士學位。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中印斷交後，轉赴英國倫敦，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研國際關係，以東南亞區域研究為主，積年苦學深思，奠定堅厚學術基礎。

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響應蔣中正總統號召回國，先在香港督辦中央日報航空版，四十一年回台，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五期受訓。結訓後任中央日報主筆，兼任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歷史課程教授。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蔣經國主持總統府資料組創建國際關係研究會，由邵毓麟、卜道明先後主持研究會務，集國內學者專家共同畫策定計，吳氏以國際現勢專長歷任國際組研究員，深受卜道明倚重。民國四十八年，國際關係研究會改組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吳氏實主其事，嗣任國研所副所長兼「問題與研究」月刊主編；五十二年五月，卜道明所長逝世。由吳氏升任董事長兼所長，充分發揮其熱情開拓之創業精神，使國研所邁入黃金歲月；內部提升研究水準，加強研究人員陣容，並以其中央日報主筆地位，鼓吹提倡「大陸問題」研究走入學術領域，使成為獨立科際綜合研究學門，並建議當局在國立政治大

學設立東亞研究所，培養高級研究人材，自兼所主任。對外方面，以開拓美國、日本研究工作，加強與美國、日本學術單位交流合作交換，轉變美、日兩國學術界一面倒向中共之情勢，並創辦日文「問題與研究」（東京出版），舉辦「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輪流在台北、美國、東京召開，使中、美與中、日學者同席研討，迄今延續二十餘載。民國六十年調國防研究院受訓，與蔣彥士、蔡鴻文、張建邦等為同期同學，吳俊才以第一名結業。民國六十一年五月，當局以吳氏成就豐碩，特擢任執政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並頒授二等雲麾勳章。是年八月，始交卸國研所所務，惟仍兼長東亞所一年之久。

吳氏主持文宣工作，除闡揚政策、協調媒體、監督輿論等例行工作外，並創立「國家文藝獎金」、「三民主義學術研究獎金」，創辦當代中國研究所，開設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國現代史」等課程，新猷聳著；至六十五年階段任務完成。嗣奉命出任駐薩爾瓦多共和國大使，三年之間，折衝樽俎，於鞏固發展中、薩邦誼，諸多貢獻，尤以受邀至國會演講，備受尊榮，更為旅薩僑胞所樂道。

民國六十七（一九七八）年初，吳氏奉調回國，出任中央日報社長，重回新聞崗位，兩年之間於該報革新發展，貢替諸多。
民國六十八（一九七九）年，吳氏出任

執政黨中央第一副秘書長，襄助蔣彥士綜理黨務，盱食宵衣，極備勞瘁。

六十九（一九八〇）年又奉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襄助蔣兼主任經國綜理院務，七十（一九八一）年專任院務，七十六（一九八七）年秋自請解退，旋應聘總統府國策顧問。七年之間培訓黨務幹部逾萬，其辛勞可知。吳氏甫卸仔肩，席不暇暖，又奉徵召義務出任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引退，任職期間，公正持平，不辱使命。八十二（一九九三）年八月，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至八十五（一九九六）年六月卸職，在職期間，謹守分際，卸職後再膺總統李登輝之聘為國策顧問，方期貢其智慧與經驗以輔國政，詎以肺氣腫宿疾轉劇，送美國休士頓班塔醫院診治無效，於八十五（一九九六）年八月廿六日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吳氏體質素文弱，先後接受胃部及膽囊結石切除手術，近年更為氣喘之疾所苦，終於不起。

吳俊才性好學，公餘手不釋卷，著有「東南亞史」、「印度史」、「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克什米爾與印巴關係」、「甘地與現代印度」等專著行世，暮年於莊、老之學鑽研頗深。

吳氏原配馬均權女士為馬星野教授幼妹，暨南大學畢業，精於烹飪之學，著有「海

外食譜」等書，曾在台灣電視公司與中國電視公司製作並主持烹飪節目，夫妻相依近三十年，不幸早逝；繼配陳春華女士，勤儉持家，照顧吳氏生活，備極辛勞。長女德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美京華府郵報總編輯、新生報駐美記者，現任中央月刊總編輯。長婿李慶平，政大外交所碩士，曾任國民黨海工會駐美總督導員、北美事務協調會文化組長，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次女涵碧，政大新聞系畢業，現任中華日報副總編輯，著有「吳姐姐講歷史故事」等書，蜚聲於時，有才女之譽。長男玉山，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於俄羅斯、東歐與中國大陸問題均有深湛研究。長媳蘇慧君，加州州立大學資訊碩士，現任職於外商公司；一門俊彥，皆可揚其家聲。（方雪純撰）

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

民國時期「西泠印社」創始人、社長
清末民初中國上海書畫協會社長
書畫、金石界一代大師

艱苦好學磚上刻字

吳昌碩，名俊，初字香補，中年以後更字昌碩，別名缶廬、苦鐵等。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出生於安吉縣鄞吳村。鄞吳村依山傍水，風景秀美。元代大畫家趙孟

類曾有詩讚曰：「山深草木自幽清，終日聞鶯不見鶯，好作東書歸隱計，寒壚來往聽泉聲。」父親吳辛甲清代舉人，曾著有《半日村詩稿》一集。半耕半讀人家，家境貧苦。吳昌碩開始讀書，即由其父教讀。十幾歲就喜歡刻印，父教導他，刻印必須研究金石學。十七歲時，太平天國陳榮率部進軍安吉，清政府勾結地方勢力狙擊，在郭吳村進行了為時半年之久的拉鋸戰。戰亂期間，吳昌碩的生母萬氏和未成婚的妻子章氏不幸死去，造成了吳昌碩心中難以彌合的創傷。戰後，吳昌碩只好依依不捨地別離了生他、養他的郭吳村，跟隨父親遷到四十里外的安吉縣城，開始了他為時十年之久的蕪園耕讀生涯。這十年，他先是專心讀書；二十二歲考中秀才後，對八股文失去了興趣，又專心藝事，研究金石篆刻。因無錢購買紙張和石章，他便堅持在方磚上練字，在硬磚上刻字，鄉鄰見了都搖頭，認為他沒出息。事實上，他這種刻苦好學，奠定了他後來的書畫藝術基礎。一八七二年，吳昌碩二十九歲時，回安吉城裡與菱湖施亦吾之女成婚。後生下三子一女。

尋師訪友鑽研藝術

吳昌碩好學肯鑽，在金石、繪畫、書法、詩詞均取得非凡成就，同他善拜老師、廣結文友是分不開的。一八七一年，在他二十七歲之際，爲了生計，更爲了藝術深造，一

艘小船載著他沿苕溪而下，讓他結束了故鄉的生活，開始走向事業，走向更廣闊的天地。他先到杭州，拜俞平伯之祖父俞曲園爲師，俞曲園係清道光三十年進士，曾出任河南學政，遭忌者所劾，罷官南歸，時任詒精經舍山長，他善詩詞，精書法，素有江聲之風。吳昌碩拜其爲師，隨他學辭章和篆、隸，得益匪淺。後吳昌碩到了蘇州，他十分敬佩清季著名書法家、經學家和詩人楊峴，便誠意備函要求列於楊峴門下，楊峴借口衣履不整，不宜收徒；吳昌碩又致長札要求拜他爲師，楊峴便復信婉謝，表示願以換帖弟兄相稱。不久，倆人又在蘇州爲鄰時，楊峴教其書法之要點和表現方法，替他改詩改文。楊峴誠懇地答復吳昌碩：「不必收爲門生，兄弟稱很好，師生尊而不親，兄弟則猶親矣。……壁諸書學伯年（任伯年），仍宜仿天池（徐渭）、八大（朱耷）、苦瓜（石濤）諸名作，即此意也。」所以，吳昌碩三十五歲開始學畫，即趕赴上海拜任伯年爲師。他見到任伯年時，任要他作一幅畫看看。他說：「我還沒學過畫呢？」任說：「你愛怎麼畫就怎麼畫！」吳昌碩便隨意畫了幾筆，任伯年見他落筆用墨渾厚挺拔已不同凡響，不禁拍案叫絕，說道：「你將來在繪畫上一定會成名。」吳以爲他開玩笑，任卻嚴肅地說：「現在來看，你的筆墨已勝過我了。」此後倆人成了至交，切磋繪畫、用墨，交往甚密，始終保持師生之間的友誼。同時，吳昌碩

又先後結識沈石友、葉品三、丁輔之等名家，形成他篆刻、繪畫、書法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民國二年，他和友人一起在杭州創立了「西泠印社」，他被推舉爲社長。

詩書畫印聲達日本

公元一八九四年，因中日戰爭，吳昌碩曾入吳大澄戎幕，到達山海關；一八九九年也曾步入官場，出任江蘇安東（今漣水縣）縣令，原本想能施展一點「抱負」，上任後方知官場之黑暗。僅二月餘，便辭職，全家由蘇州遷上海山西北路吉慶里十二號居住，過著賣畫治印爲生的生涯。當時識畫知名者不多，因家貧無力在米珠薪桂的城市中生活，五十二歲時又遷至浦東爛泥渡一帶居住，交通不便，生活艱苦。但吳昌碩利用他對書法、篆刻、詩文的掌握，在任伯年諸師的精心指導下，汲取朱耷、徐渭、石濤、李鮮、趙之謙諸家之長，學任伯年之篆隸、狂草筆意，色酣墨飽，結構突兀，氣勢磅礴。這期間，所畫以梅、竹、菊、荷花、水仙、牡丹等花卉和蔬果爲多，偶爾也作山水人物。六十八歲後，買畫、求畫者漸多，收入頗豐，聲名亦盛。漸漸的他以詩、書、畫、印「四絕」之長，名譽天下，日本人猶爲崇拜。日本書聖日下部鳴鶴首先來訪，習書敘誼，歸國後書信不斷。吳昌碩有詩曰：「寥空一鶴翔，歸夢躡扶桑。」寫的就是這位友人。在日下部鳴鶴的影響下，日本書畫名家如河井

仙郎，曾兩次來上海，出入吳昌碩門下，數年如一日，「執弟之禮師事篆刻」，後來河井仙郎一躍成爲日本印學界一代宗師。接著像長尾雨山、水野疏梅、白石六三郎等日本書畫金石界人士也不斷來華拜師結友。吳昌碩晚年許多書畫金石作品大都爲日本人攜去，有名可查的有：富岡欽齋、內藤湖南、西園寺公望、中村不折、犬養毅、山本竟山、田中慶太郎等十餘人。他們返回日本後，或刊行《昌碩畫存》、《吳昌碩畫譜》、《缶翁墨戲》，或在東京大阪、長崎舉辦吳昌碩書畫展。大和民族對吳昌碩的詩、書、畫、印之藝，十分珍惜愛重，臨仿研習者日廣，製銅像、編年譜、寫評傳、輯專集，儼如國寶。

溫厚誠摯友生無數

吳昌碩將詩、書、畫熔於一爐，開一代新風，以至成爲一代宗師，但他爲人卻十分溫厚，愛才若渴。不論甚麼門弟、地域、國藉，只要你有心向他學畫，與他切磋藝術，他總是誠摯而待之，比如像後來成爲名家的陳師曾、趙石農、潘天壽、王個簾、諸樂三，甚至像書畫大師劉海粟等，都曾受到過他的指點、培育和影響，有的就是他的弟子。就拿趙石農來說，他在《拜缶廬印存》自序中云：「年二十四始好金石刻劃，入城識李虞章先生鐘，知樞印宗派，繼遇吳缶老倉石，時缶老專心漢印，一掃文、何、丁、鄧積

習，獨辟蹊徑，邁古鑿今，海內外宗之，印學之風一變，然學者非多讀三代秦漢金石，使宗法有來歷不可。」他成了一名著名的篆刻家後，仍把自己治印的齋室取名「拜缶廬」，可見他對老師的敬愛。

吳昌碩與同時代一些著名的畫家，也情深誼重。如對張子祥、吳伯滔、任卓長等都能學其長處；他在蘇州結識了蒲作英，交往五十年後，吳昌碩喜歡梅花，兩人合作梅竹，吳題爲「歲寒交」。他與著名書畫家胡公壽相互鼓勵，相互取長補短；有一次，劉海粟請他鑑定「關全」古畫，他也十分樂意。正如有形容的：「昌碩畫友弟子遍天子。」

晚年，每日讀書作畫、會友，按時作息，生活很有規律。民國十六年十月初三突然中風，十一月初六不幸卒於上海。一九三三年葬於以梅花著稱的餘杭超山。于右任親作輓聯曰：「詩書畫而外復作印人，絕藝飛行全世界；元明清以來及於民國，風流佔斷百名家。」應該是對吳昌碩一生準確的概括評價。（余方德撰）

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

國防部部長

華中軍政長官

軍委會軍訓部部長

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

白崇禧一八九三年民國前十九年生於廣西省的桂林縣，爲回民後裔。一九一六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畢業後，即回廣西治軍，初任廣西軍第一師少尉連副，積功升任排、連、營、團長，協助李宗仁、黃紹竑掃除廣西境內沈鴻英、陸榮廷的軍閥勢力，建立國民革命時期的新廣西。

一九二一年，孫中山的革命大本營移駐廣西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漢，當時黃紹竑任廣西軍之旅長，白崇禧力促其參加三民主義建國行列，並以全權代表身分赴河南謁見大元帥孫中山，孫中山即委黃紹竑爲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白崇禧爲參謀長。兩人在廣西初創局面後，白崇禧又往桂平說服李宗仁，同入革命軍陣營，並尊李爲首領，從此廣西三傑同爲國民革命效力。白氏並於一九二四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爲黨員，矢志作三民主義的信徒。

北伐期間，白崇禧擔任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的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首先代表革命軍隻身入湖南，策動湘軍唐生智響應革命，使國民革命軍不費一槍一彈，即領有三湘之地。一九二六年秋季，北伐行動展開，白崇禧以參謀長身分領軍爲先鋒，僅半年時間，連下湘鄂贛閩數省，所戰皆捷，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擊潰軍閥吳佩孚全軍及孫傳芳主力。一九二七年八月底，孫傳芳藉蔣中正下野之機向南京反撲，白崇禧指揮第一路軍的第二師、第三師及第十四軍，與李宗仁、何

應欽部包圍了孫傳芳部，激戰六晝夜，殲滅孫部，穩住大局。

在此役之前，白崇禧在南昌受命為追擊指揮官，擊潰孫傳芳主力鄭俊彥之第一方面軍，俘獲軍長李彥青、王良田、楊廣和等人，消滅其部眾四萬餘人。不久，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揮軍入福建，掃除周蔭人部，浙江革命軍缺乏統一指揮，蔣總司令即令白崇禧兼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由江西入浙江，連番攻擊，皆奏大捷，消滅孟昭月，畢庶澄部，光復杭州，平定全浙，不旋踵又進克淞滬，遂受命為淞滬衛戍司令，拱衛京滬重鎮。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在淞滬策劃暴動，白崇禧奉令清黨，一夕之間，將中共在上海的總機關及數十萬被脅迫之工人組織，全部予以摧毀，捕獲中共首要分子汪壽華，侯紹裘及其附從份子三百餘人，使此一工商業重地，確保無恙。

在清黨之前，白崇禧還打了一場漂亮的龍潭戰役，當時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進駐南昌，因為還是聯俄容共時期，所以南昌已為中共黨徒所佔領，由周恩來主導，發動南昌暴動，並喊使湘軍唐生智揮兵東犯，進佔安寧蕪湖，企圖勾結孫傳芳進犯南京，互相呼應。孫傳芳揮軍入龍潭，切斷京滬間的連絡，當時白崇禧正值上海乘火車回南京，車抵無錫聞警立即部署作戰，身先士卒，經一週不分晝夜的血戰，

卒擊潰孫軍，殲滅孫軍主力七萬餘人，和何應欽會師龍潭，保住首都南京，奠定北伐勝利的基礎。

龍潭勝利之後，國民革命軍以唐生智出爾反爾，勾結軍閥禍國殃民，遂出師西征，討伐唐生智，白崇禧任總指揮，廣濟一戰，擊潰唐軍，唐某逃走，其殘部退回湖南，再經平江一役，將之徹底擊潰，殘餘唐軍被收編為三個軍，調往平津，參加津東戰役。

革命軍解決唐軍後，繼續北伐，克服徐州、鄭州後，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北進，詎料平津線國軍進抵濟南附近，遭日寇阻撓，日寇恐國軍北伐成功，阻撓其侵略陰謀，藉口保護濟南日僑，派福田師團進佔濟南，阻止革命軍北進，當時革命軍第二、三兩集團軍正沿平漢路北進，與奉軍對峙於望都，第三集團軍在河南受阻，白崇禧軍次長沙，率第四集團軍一部分及改編自唐生智軍的三個軍，北上增援平漢路，一舉解除望都之圍，奉軍退回關外。白崇禧偕閻錫山進入北平，中原軍閥武力已大致肅清，僅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盤據津東，白崇禧乃指揮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一部分進兵津東，消滅直魯軍五萬餘人，先鋒直趨灤河。不久，張群、吳鐵城說服東北奉軍歸附中央，東北易幟，北伐完成，全國統一。

一九三二年四月，白崇禧回廣西任廣西綏靖副主任，（主任為李宗仁），提倡「三自三寓」政策，作為廣西建設綱領，所謂「

三自」就是「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就是「寓兵於農、寓將於學、寓征於募」，普訓民衆，健全保甲，確保治安。其中心目的則是建立民團，自任民團總司令，透過民團制度，把廣西變成一個能防範犯罪活動的軍事政治組織，這些成就，展現了白崇禧的行政才能和組織能力。

一九三六年，廣西軍改編為第五路軍，由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總指揮，加強訓練部隊，準備抗敵禦侮。

一九三七年八月，蘆溝橋事變後展開全面抗戰，白崇禧出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參謀總長為何應欽，直接參贊中樞戎機。

淞滬戰役時，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身分到前線觀察戰況。南京失守後，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在津浦南段作戰中未戰而走。白氏向中央建議：以韓屢次抗命，未戰即走，如不依法究辦，何以鼓勵人心士氣。於是中央法辦韓復榘。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四日，韓復榘在武漢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七月，白崇禧因李宗仁患牙病被蔣中正特令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保衛武漢作戰是以五十個軍的兵力對付敵陸軍十個師團，海軍兵船一百艘，這是抗戰中前所未有的大戰役。白崇禧指揮北岸二十三個軍。於七月十七日馳赴商城，在城北的祠堂設立指揮所。具體部署參戰各軍的作戰任務。十月下旬，白崇禧將指揮權交還李宗仁。保衛武漢作

戰近五個月，大小戰役數十個，傷敵陸軍五萬以上，擊沉敵艦過百，毀敵機百餘架。十月廿五日軍委會下令放棄武漢。

之後，白崇禧向中央軍委會建議「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對日作戰方略，獲中央同意，通令全軍執行，作為抗戰綱領。

一九三八年十月，白崇禧兼任桂林行營主任，負責指揮第三戰區（顧祝同）、第四戰區（張發奎）、第七戰區（余漢謀）、第九戰區（薛岳）四大戰區的軍事作戰。於是抗戰中的重要戰役如長沙會戰、鄂東會戰、昆崙關會戰，均在他卓越的指揮下，獲致輝煌的戰果。

另一方面，白崇禧本實踐的經驗，針對抗日戰術需要，決定軍隊教育、軍事學校教育、國民兵教育之訓練方針，並主持修訂各兵科典範令凡四十六種，擴充增設軍分各校，培養各兵科幹部達二十萬人，用能適應長期抗戰之需要，奠定最後勝利之基礎。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擊刺建軍不遺餘力。曾針對剿共需要，制訂總體戰方案，期能發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綜合的力量，全面動員，徹底解決國內戰亂，可惜功虧一餒，未能實踐，即告潰敗。

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變，白崇禧以國防部長身分，奉蔣中正之命來台處理，秉承意旨持之以寬，眾志乃定，一個月之

內事變平息。

不久，國共展開全面大戰，剿共局勢逆轉，共軍策劃渡江，進攻華南。白崇禧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九江設立國防部長指揮所，指揮江南國軍，對付由大別山南下的劉伯承大軍。

一九四八年四月，白崇禧辭去國防部長職務，出任華中剿共總司令，駐節武漢，麾下尚有四十餘萬大軍和西南半壁河山，本欲隔長江和中共對峙。不料其麾下的張軫兵團於五月叛變投共，接著陳明仁、程潛在湖南降共。這時白崇禧仍有餘勇，積極部署南線作戰，然而共軍大軍動員，在博白地區殲滅了他的兩個兵團，白氏知大勢已去，乃乘專機飛抵台灣。抵台後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直到一九六六年辭世為止。

白崇禧治事精密，嫻熟韜略，有「小諸葛」的美稱，為中國近代兵略家。他治軍嚴肅，待人寬厚，平日頗具風趣，亦莊亦諧，令人敬佩，服務黨國，辛勤不懈，數十年如一日，其言論存世者有「三自三寓政策」、「國民兵之建設教育」、「軍事抗戰與政治抗戰」、「全面戰爭與全面戰術」、「軍事戰與經濟戰」、「經濟反封鎖」、「游擊戰綱要」、「抗戰中敵我戰法的演變」、「中國回教與世界回教」、「現代陸軍軍事教育之趨勢」等篇為最有名。

白崇禧畢生功業彪炳，曾歷任國民革命

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中國國民黨第三、四、五、六、七、八屆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中央評議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五路軍副總司令、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軍訓部部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南行營主任、廣西綏靖公署副主任、國防部部長、華中軍政長官、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制憲國大代表及行憲第一屆國大代表主席團主席等職。（康僑撰）

李叢雲（一九二二—一九九四）

陸軍軍官學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高雄國際商專校長

李叢雲廣東省鶴山縣人，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五月五日出生於鶴山原籍，兄弟三人，叢雲居次，先祖從事公職，官宦世家，義方啟後，模範閭里。庭訓至嚴，幼年即天資聰穎，學業優異，文理流暢，名冠鄉塾，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士、文學碩士學位、對文史尤窺堂奧，曾隨趙元任從事研究，專長甲骨文及聲韻學，對雲南省麼些族語言獨有精到，為我國極少數民族文化語言之先驅。李叢雲既博文廣學，隨即受聘中山大學教授兼校長辦公室主任，展現其文學及規劃長才。到了抗戰軍興，政府需才孔殷，李氏帶筆從戎，先赴重慶中央訓練團研究，隨受延

擲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上校秘書、參贊機要、佐治論政，深受倚重。

抗戰勝利，奉派國防部新聞局簡任教官、副調廣州衛戍司令部上校文書組長，大陸淪陷，隨政府遷台，初任教育部特約編審，其間並於民國四十八年奉總統令以陸軍上校光榮退伍，之後雖職務多有轉移，但李氏一生仍以文史工作為職志，遂以此職至終。

李叢雲在台數十年致全力於教育，初在政大、東海等大學教授聲韻學及國文等科、嗣為擴增教育機會，與友人發起籌設逢甲大學，為建校創辦人之一並兼任教授，復創設高雄國際商專，自任首屆校長；之後又應聘任陸軍軍官學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多年，歷年執教各大學、傳道授業，桃李滿天下，澤被各界，足為典範。

德配韋社先夫人，原籍廣西省平南縣，系出望族，才德兼美，於大學求學期間與李叢雲譜出佳音，結婚五十餘年，事業家庭皆得兼顧。

夫人畢業於廣東國民大學法律系及司法官訓練所第一期結業，歷任地方法院推事庭長，高等法院檢察官兼任逢甲大學法律系教授，慷慨好義，深受同儕愛護，長官器重，有燕趙兒女之風，實為時代女性之先驅者，與李氏共同創業，相得益彰。

李叢雲與夫人收養因戰亂兩年失怙之胞侄韋端為子，因念其為羅泉司馬第千樹堂韋

家唯一香脈，乃仍保留其本姓，經李氏與夫人躬親教養，叢雲觀親書「勤於筆耕、當有巨獲」懸於其座右以勉之，卒能培育成人，於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數學博士，學成後立即敦促其返國服務，歷任中科院研究員、大學教授、行政院主計處局長、台北市政府主計處長、行政院主計處副主計長等職，現任行政院主計長，皆因幼承庭訓有以致之。

媳鄭淑敏，聰慧淑秀，心思敏捷，畢業於成功大學外交系，比利時魯汶大學大眾傳播碩士，歷任中國時報，行政院新聞局、中華電視公司經理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現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有聲於時，公餘相夫教子，持家有道，性寫作，文思高逸，理論精闢，甚得讀者喜愛。孫女韶彤、韶明，秀麗天真，聰慧勤學，深得祖父母含飴弄孫之樂。

綜觀李氏生平，適逢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之最大變局，惟在變局中最能顯出人的智慧與成就，易經云：

「功業見乎變」。李氏於變局中歷任行政、軍事、教育等工作，建立事功、實為其具多方面之應變才能，且具毅力有以致之。

孔子曰：「其為人也，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以此形容李氏，至為貼切。

李氏終其一生，安貧樂道，性好讀書，廉介不苟，然濟助後輩，則千金不吝，其恂恂君子，要言不繁，實配四方為則之譽，皆

以其得失不繫於懷，利害無動於衷之風範也。李叢雲晚年因長期操勞，奔走四方，因而身體羸弱，復深受中風之苦，然於力搏病魔之餘，不忘敬友課子，身教言教，生活規律，行為儉樸，原期頤養天年，弄孫自娛，詎天不假年，終因體力衰竭，醫藥罔效，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四日逝世於台北市榮民總醫院，享壽八十三歲。

李氏服官清正，典範千秋，於其喪也，行政院主計處，陸軍軍官學校及逢甲大學等組織治喪委員會為之治喪，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假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公祭，總統頒賜「教續貽徵」諱詞，筆者與李氏諱屬同鄉，亦師亦友，數十年交好，以李氏文壇鉅臂、執教上庠，勞績卓著，舉世同欽，每懷典範，仰慕彌深，謹述其生平行誼，為世之君子告，並輓之曰：「文壇開創千秋業；嶺表同欽百世師」。（陳鶴齡撰）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